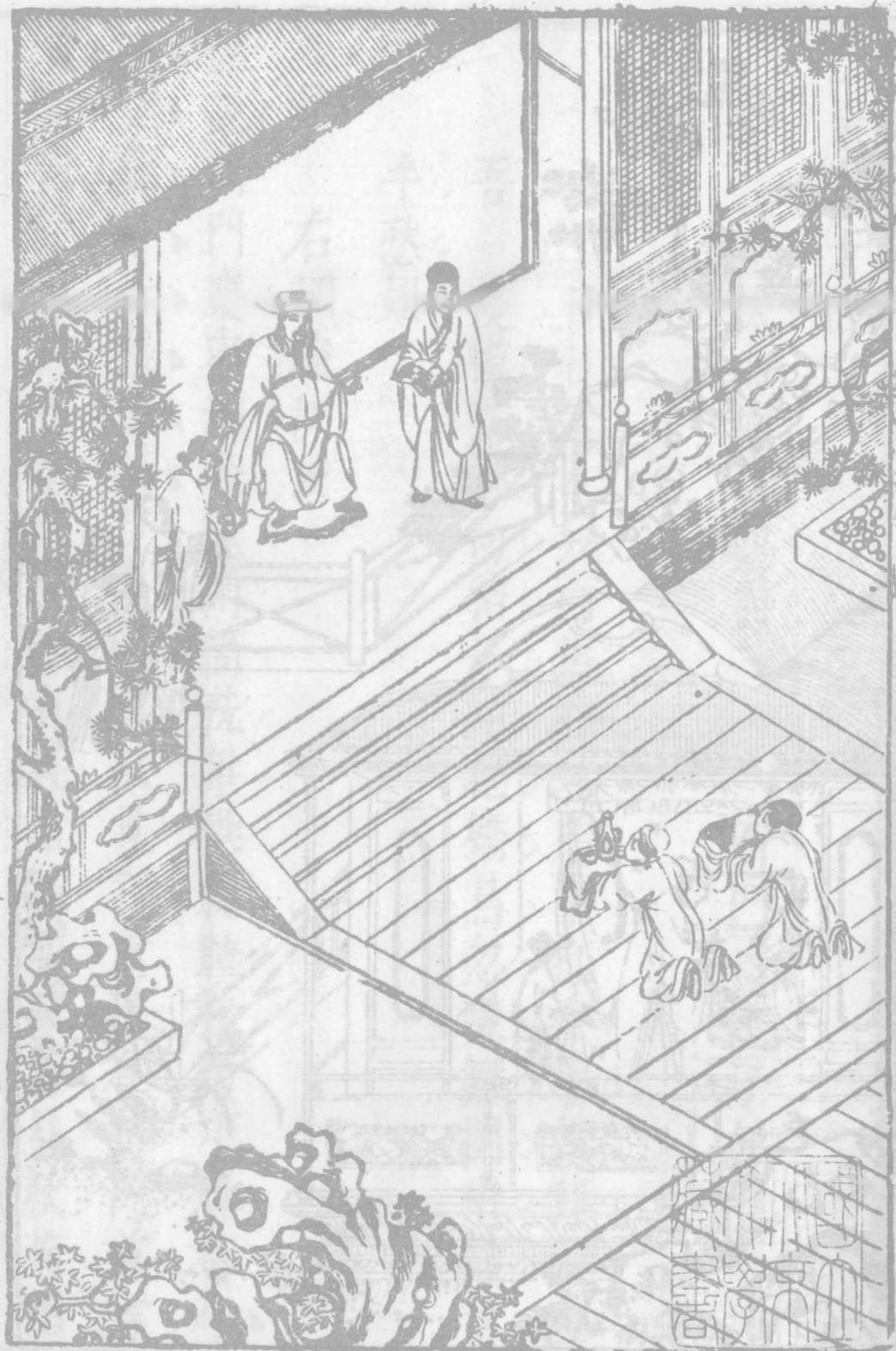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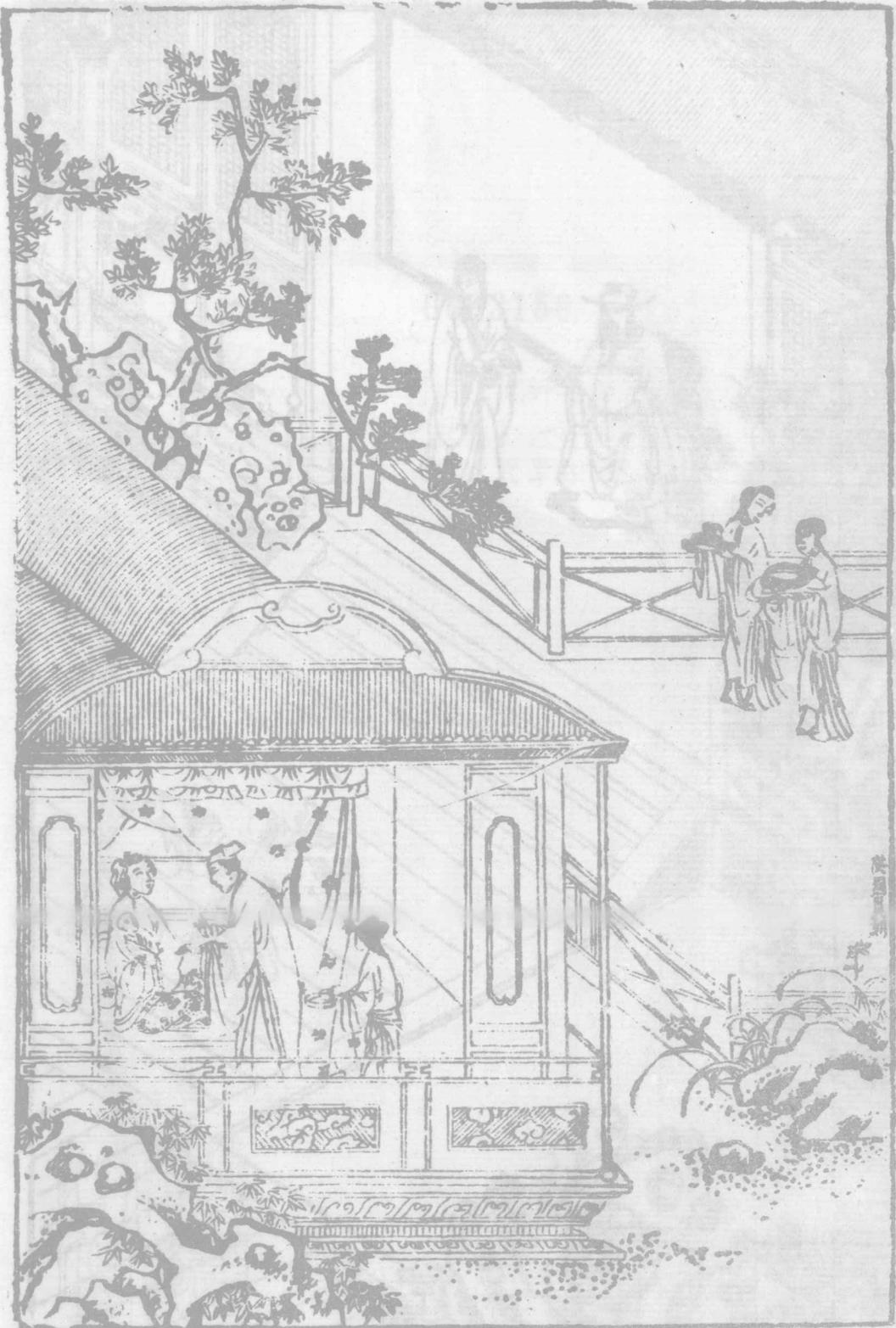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

第十一冊







庚子年

第三十回

蔡太師擅恩錫爵

西門慶生子如官

詞曰

十千日日索花奴  
白馬騎駝馮子都  
今年新拜執金吾  
侵幙露桃初結子  
妬花嬌鳥忽賺雛  
閨中姊妹半愁娛

右調浣沙溪

話說西門慶與潘金蓮兩箇洗畢澡就睡在房中春梅坐在穿廊下一張涼椅見上納鞋只見琴童兒在角門首探頭舒腦的觀看春梅問道你有甚話說那琴童兒見秋菊頂



極沒要緊  
偏有情景

金瓶梅

着石頭跪在院內、只顧用手往來指春梅罵道、惟囚根子  
有甚話說、就是了、指手畫腳、怎的那琴童笑了半日、方纔  
說看墳的張安、在外邊等、爹說話哩、春梅道、賊囚根子、張  
安、就、是、了、何、必、大、驚、小、恠、見、鬼、也、似、悄、悄、兒、的、爹、和、娘、睡  
着、了、驚、醒、他、你、就、是、死、你、且、叫、張、安、在、外、邊、等、等、兒、琴、童  
兒走出來、外邊約等、向半日、又走來、角門首、楚揆問道、爹  
起來了、不曾、春梅道、惟囚、失張冒勢、說我一跳、有要沒緊  
兩頭遊、竟哩、琴童道、張安等爹說了話、還要趕出門去、怕  
天晚了、春梅道、爹娘正睡的甜甜兒的、誰敢攪擾他、你教  
張安且等着去、十分晚了、教他明日去罷、正說着、不想西

點出二人  
漸之妙

門慶在房裡聽見便叫春梅進房間誰說話春梅道琴童  
說墳上張安兒在外邊見爹說話哩西門慶道拿衣我穿  
等我起去春梅一面打發西門慶穿衣裳金蓮便問張安  
來說甚麼話西門慶道張安前日來說咱家墳隔壁趙寡  
婦家庄子兒連地要賣價銀三百兩我只還他二百五十  
兩銀子教張安和他講去裏面一眼井四箇井圈打水若  
買成這庄子展開合爲一處裡面蓋三間捲棚三間廳房  
疊山子花園井亭射箭廳打毬場耍子去處破使幾兩銀  
子收拾也罷婦人道也罷咱買了罷明日你娘每上墳到  
那裡好遊玩耍子說畢西門慶往前邊和張安說話去了

伏後心二笑微甚

好時便不  
覺伏得有  
意無意

金蓮起來向鏡臺前重勻粉臉，再整雲鬟，出來院內，要打秋菊，那春梅旋去外邊，叫了琴童兒來，吊板子。金蓮問道：「叫你拿酒，你怎的拿冷酒與爹吃？原來你家沒大了，說着，你還釘嘴鐵舌兒的，喝聲叫琴童兒與我老實打與這奴才二十板子，那琴童纔打到十板子上，多虧了李瓶兒笑嘻嘻走過來勸住了，饒了他十板。」金蓮教與李瓶兒磕了頭，放他起來，厨下去了。李瓶兒道：「老潘領了箇十五歲的丫頭後邊，二姐姐買了房裡使喚，要七兩五錢銀子，請你過去瞧瞧。」金蓮遂與李瓶兒一同後邊去了。李嬌兒果問西門慶用七兩銀子買了，改名夏花兒，房中使喚，不在話

自是權貴  
門前聲口

下單表來保同吳主管押送生辰担，正值炎蒸天氣，路上十分難行，免不得饑餐渴飲。有日到了東京萬壽門外，尋客店安下，到次日賫抬馱箱禮物，逕到天漢橋蔡太師府門前伺候。來保教吳主管押着禮物，他穿上青衣，逕向守門官吏唱了箇喏。那守門官吏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道：我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員外家人，來與老爺進獻生辰禮物。官吏罵道：賊少死野囚軍，你那里便與你東門員外西門員外、俺老爺當今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不論三台八位，不論公子王孫，誰敢在老爺府前，這等稱呼，趁早靠後。內中有認的來保的，便安撫來保說道：此是新來的守門

帶、三、分、草、氣、外、

做好做歹  
都有光景

官吏纔不多幾日，他不認的你，休恠，你要稟見老爺，等我請出翟大叔來，這來保便向袖中取出一包銀子，重一兩，遞與那人，那人道：我到不消，你再添一分，與那兩箇官吏，休和他一般見識。來保連忙拿出三包銀子來，每人一兩，都打發了。那官吏纔有些笑容兒，說道：你既是清河縣來的，且畧候候，等我領你先見翟管家。老爺纔從上清寶霄宮進了香回來，書房內睡良久，請將翟管家出來，穿着涼鞋淨襪，青絲絹道袍，來保見了，忙磕下頭去。翟管家荅禮相還，說道：前者累你，你來與老爺進生辰担禮來了，來保先遞上一封揭帖，脚下人捧者一對南京尺頭，三十兩白

金說道、家主西門慶、多上覆翟爹、無物表情、這些薄禮、與  
翟爹賞人、前者鹽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費心、翟謙道、此  
禮我不當受、罷罷、我且收下來、保又遞上太師壽禮帖兒、  
看了、還付與來保、分付把禮擡進來、到二門裡、首伺候、原  
來二門西首、有三間倒座、來往襟人、都在那裡待茶、須臾  
一箇小童、拿了兩盞茶來、與來保吳主管吃了、少頃、太師  
出廳、翟謙先稟知太師、然後令來保吳主管進見、跪于階  
下、翟謙先把壽禮揭帖、呈遞與太師、觀看來保吳主管各  
擡獻禮物、但見黃烘烘金壺、玉盞、白晃晃減靴、仙人、錦綉  
蟒衣、五彩奪目、南京紵段、金碧交輝、湯羊美酒、盡貼封皮、

寫得難  
食人自  
不得

怕起前車  
映出累欠  
受賄

異菓時新、高堆盤盒、如何不喜、便道這禮物決不好受的。  
 你還將回去、慌的來保等在下叩頭說道、小的主人西門  
 慶、沒甚孝意、些小微物、進獻老爺賞人、太師道、既是如此、  
 令左右收了、傍邊祇應人等把禮物盡行收下去、太師又  
 道、前日那滄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書與你巡  
 撫侯爺說了、可見了分上、不曾來保道、蒙老爺天恩、書到  
 衆鹽客就都放出來了、太師又向來保說道、累次承你主  
 人費心、無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來  
 保道、小的主人、一介鄉民、有何官役、太師道、既無官役、昨  
 日朝廷欽賜了我幾張空名告身、割付我安、你主人在你

應答巧甚  
捷甚然其  
人之不端  
已兆於此

那山東提刑所做個理刑副千戶頂補千戶賀金的員缺  
好不好來保慌的叩頭謝道蒙老爺莫大之恩小的家主  
舉家粉首碎身莫能報答于是喚堂候官擡書案過來卽  
時僉押了一道空名告身劄付把西門慶名字填註上面  
列銜金吾衛衣左所副千戶山東等處提刑所理刑又向  
來保道你二人替我進獻生辰禮物多有辛苦因問後邊  
跪的是你甚麼人來保纔待說是夥計那吳主管向前道  
小的○是○西○門○慶○舅○子○各○喚○吳○典○恩○太○師○道○你○既○是○西○門○慶  
舅子我觀你倒好箇儀表喚堂候官取過一張劄付我安  
你在本處清河縣做箇驛丞倒也去的那吳典恩慌的磕

頭如搗蒜，又取過一張劄付來，把來保名字填寫山東鄆王府做了一名校尉，俱磕頭謝了，領了劄付，分付明日早晨吏兵二部掛號，討勘合，限日上任應役，又分付翟謙西廂房管待酒飯，討十兩銀子與他二人做路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那時徽宗天下失政，奸臣當道，讒佞盈朝，高楊童蔡四箇奸黨在朝中賣官鬻獄，賄賂公行，懸秤陞官，指方補價，賞緣鑽刺者驟陞美任，賢能廉直者經歲不除，以致風俗頹敗，賍官污吏遍滿天下，役煩賦興，民窮盜起，天下騷然，不因奸佞居台輔，合是中原血染人。當下翟謙把來保吳主管邀到廂房管待，大盤大碗飽餐了一頓。翟謙

蔡京受私賄擅私罷  
作私恩已  
畫出一私  
門矣而墮  
謙私人又  
致私情托  
私事以私  
易私一絲  
不亂作者  
排笑至矣

向來保說我有一件事，央及你爹替我處處，未知你爹肯  
應承否。來保道：翟爹說那裡話。蒙你老人家，這等老爺前  
扶持看顧，不揀甚事，但肯分付，無不奉命。翟謙道：不瞞你  
說，我答應老爺，每日止賤荆一人，我年將四十，常有疾病，  
身邊通無所出，央及你爹，你那貴處有好事女子，不拘  
十五六上下，替我尋一箇送來，該多少財禮，我一奉過  
去。說畢，隨將一封人事，并回書付與來保，又送二人五兩  
盤纏。來保再三不肯受，說道：剛纔老爺上已賞過了。翟爹  
還收回去。翟謙道：那是老爺的，此是我的，不必推辭。當下  
吃畢酒飯，翟謙道：如今我這里替你差箇辦事官，同你到

下處明早好往吏兵二部掛號就領了勘合好起身省的  
 你明日又費往返了我分付了去部裡不敢遲滯你文書  
 一面喚了箇辦事官名喚李中友你與二位明日同到部  
 裡掛了號討勘合來回我話那員官與來保吳典恩作辭  
 出的府門來到天漢橋街上白酒店內會話來保管待酒  
 飯又與了李中友三兩銀子約定明日絕早先到吏部然  
 後到兵部都掛號討了勘合聞得是太師老爺府裡誰敢  
 遲滯顛倒奉行金吾衛太尉朱勔即時使印僉了票帖行  
 下頭司見來保填註在本處山東鄆王府當差又拿了箇  
 拜帖回翟管家不消兩日把事情幹得宗備有日顧頭口  
 又○○○映○

起身星夜回清河縣來報喜正是

富貴必因奸巧得

功名全仗登道成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十分炎熱西門慶在家中聚景堂上  
大捲棚內賞玩荷花避暑飲酒吳月娘與西門慶俱上坐  
諸妾與大姐都兩邊列坐春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  
箇家樂在傍彈唱怎見的當日酒席但見

盆栽綠草瓶插紅花水晶簾捲蝦鬚雲母屏開孔雀盤  
堆麟脯佳人笑捧紫霞觴盆浸冰桃美女高擎碧玉竿  
食烹異品菓獻時新絃管謳歌奏一派聲清韻美綺羅  
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鋪

錦綉消遣壺中閒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妻妾正飲酒中間坐間不見了李瓶兒月娘向綉春說道  
你娘往屋裡做甚麼哩綉春道我娘害肚裡疼搔着哩月  
娘道還不快對他說去休要搔着來這裡聽一回唱罷西  
門慶便問月娘怎的月娘道李大姐忽然害肚裡疼屋裡  
倘着哩我使小丫頭請他去了因向玉樓道李大姐七八  
臨月只怕攪撒了潘金蓮道大姐姐他那里是這箇月約  
他是八月裡孩子還早哩西門慶道既是早哩使丫頭請  
你六娘來聽唱不一時只見李瓶兒來到月娘道只怕你  
掉了風冷氣你吃上鍾熱酒管情就好了不一時各人面

前斟滿了酒西門慶分付春梅你每唱箇人皆畏夏日我  
聽那春梅等四箇方纔箏排雁柱阮跨鮫綃啓朱唇露皓  
齒唱人皆畏夏日那李瓶兒在酒席上只是把眉頭忪恹  
着也沒等的唱完就回房中去了月娘聽了詞曲耽着心  
使小玉房中瞧去回來報說六娘害肚裡疼在炕上打滾  
哩慌了月娘道我說是時候這六姐還強說早哩還不喚  
小厮快請老娘去西門慶卽令平安兒風跑快請蔡老娘  
去于是連酒也吃不成都來李瓶兒房中間他月娘問道  
李大姐你心裡覺怎的李瓶兒回道大娘我只心口連小  
肚子往下驚墜着疼月娘道你起來休要睡着只怕滾壞

寫得大家  
怡作一團  
以動金蓮  
之氣不獨  
口角妙也

金瓶梅

了胎。老娘請去了，便來也。少頃漸漸李瓶兒疼的緊了。月娘又問，使了誰請老娘去了。這咱還不見來。玳安道：「爹使來安去了。」月娘罵道：「這囚根子，你還不快迎迎去。」平白沒筭計，使那小奴才去。有緊沒慢的，西門慶叫玳安快騎了騾子，趕了去。月娘道：「一箇風火事，還像尋常慢條斯禮兒的。」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心中未免有幾分氣。在房裡看了一回，把孟玉樓拉出來，兩箇站在西稍間簷柱兒底下，那里歇涼。一處說話，說道：「耶嚶嚶緊着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的人，也不是養孩子，都看着下象膽哩。」良久，只見蔡老娘進門，望衆人道：「那位是主家奶奶？」李嬌兒指

月娘好心  
直根燒香  
一脈來後  
五十三回  
爲修筆改  
撰可笑可  
恨不得此  
元本幾失  
本來面目

着月娘道：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頭。月娘道：姥姥

生受你怎的？這咱纔來，請看這位娘子，敢待生養也。蔡老

娘向牀前摸了摸李瓶兒身上，說道：是時候了，問大娘預

備下綳接草紙，不曾月娘道有，便教小玉往我房中快取

去。且說玉樓見老娘進門，便向金蓮說：蔡老娘來了，咱不

往屋裡看看去。那金蓮一面不是一面，說道：你要看你去。

我是不看他，他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時運人，怎的不看

他頭裡？我自不是說了句話兒，只怕是八月裡的教大姐

姐白搶白相，我想起來好沒來由，倒惱了我這半日。玉樓

道：我也只說他是六月裡孩子，金蓮道：這回連你也韶刀。

一味搜求  
詆毀明作  
冤家不顧  
恩甚癡甚  
然不如此  
不足以見  
奇妬

了。我。和。你。怎。算。他。從。去。年。八。月。來。又。不。是。黃。花。女。兒。當。年。  
懷。入。門。養。一。箇。後。婚。老。婆。漢。子。不。知。見。過。了。多。少。也。一。兩。  
箇。月。纔。生。胎。就。認。做。是。咱。家。孩。子。我。說。差。了。若。是。八。月。裡。  
孩。兒。還。有。咱。家。些。影。兒。若。是。六。月。的。蹀。小。板。凳。兒。糊。險。道。  
神。還。差。着。一。帽。頭。子。哩。失。迷。了。家。鄉。那。里。尋。犢。兒。去。正。說。  
着。只。見。小。玉。抱。着。草。紙。綑。接。并。小。褲。子。兒。來。孟。玉。樓。道。此。  
是。大。姐。姐。自。預。備。下。他。早。晚。用。的。今。日。且。借。來。應。急。兒。金。  
蓮。道。一。箇。是。大。老。婆。一。箇。是。小。老。婆。明。日。兩。箇。對。養。十。分。  
養。不。出。來。零。碎。出。來。也。罷。俺。每。是。買。了。箇。母。雞。不。下。蛋。莫。  
不。吃。了。我。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沒。的。狗。咬。尿。胞。虛。喜。歡。玉。

五十三  
金瓶梅  
本來自目  
下不替  
本末  
月取

○又○替○月○娘○說○破○  
○勿○心○捕○入○口○口○口○方○是○如○根○

玉樓默然  
金蓮似難  
開口又引  
雪娥嗔罵  
之勢方不  
窘促妙甚

樓道五姐是甚麼話以後見他說話不防頭腦只低着頭

弄裙帶子並不作聲應答他少頃只見孫雪娥聽見李瓶

兒養孩子從後邊慌慌張張走來觀看防黑影裡被臺

基險些不曾絆了一交金蓮看見教玉樓你看獻勤的小

婦奴才你慢慢走慌怎的搶命哩黑影子絆倒了磕了牙

也是錢養下孩子來明日賞你這小婦一箇紗帽戴良久

只聽房裡呱的一聲養下來了蔡老娘道對當家的老爹

說討喜錢分婉了一位哥兒吳月娘報與西門慶西門慶

慌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滿爐降香告許一百二十分清

醮要祈子母平安臨盆有慶坐草無虞這潘金蓮聽見生

似一毫無  
味却是至  
情何物匠  
心至此

下孩子來了，合家歡喜，亂成一塊，越發怒氣，逕自去。到房  
裡，自閉門戶，向牀上哭去了。時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念三  
日也，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

蔡老娘收拾孩子，咬去臍帶，埋畢衣胞，熬了些定心湯，打  
發李瓶兒吃了，安頓孩兒停當。月娘讓老娘後邊管待酒  
飯，臨去，西門慶與了他五兩一定銀子，許洗三朝來，還與  
他一疋段子。這蔡老娘千恩萬謝，出門當日，西門慶進房  
去，見一箇滿抱的孩子，生的甚是白淨，心中十分歡喜，合  
家無不歡悅。晚夕就在李瓶兒房中歇了，不住來看孩兒。

次日巴天不明起來，拿十副方盒，使小廝各親戚隣友處分投送喜麵。應伯爵謝希大聽見西門慶生了子，送喜麵來，慌的兩步做一步走來賀喜。西門慶留他捲棚內吃麵，剛打發去了，正要使小廝叫媒人來尋養娘，忽有薛嫂兒領了箇姝子來，原是小人家媳婦兒，年三十歲，新近丟了孩兒，不上一箇月，男子漢當軍過不的，恐出征去無人養贍，只要六兩銀子賣他。月娘見他生的乾淨，對西門慶說：「充了六兩銀子留下，取名如意兒，教他早晚看姝哥兒，又把老馮叫來暗房中使喚，每月與他五錢銀子，管顧他衣服正熱鬧。」一日忽有平安報來，保吳主管在東京回還見

在門首下頭口，不一時二人進來，見了西門慶報喜，西門慶問喜從何來，二人悉把到東京見蔡太師進禮一節，從頭至尾說道。老爺見了禮物甚喜，說道：我累次受你主人之禮，無可補報，朝廷欽賞了他幾張空名誥身劄付，就與了爹一張，把爹名姓填註在金吾衛副千戶之職，就委差在本處提刑所理刑，頂補賀老爺員缺，把小的做了鐵鈴衛校尉，填註鄆王府當差。吳主管陞做本縣驛丞，于是把一樣三張印信劄付，并吏兵二部勘合，并誥身都取出來，放在桌上，與西門慶觀看。西門慶看見上面銜着許多印信，朝廷欽依事例，果然他是副千戶之職，不覺歡從額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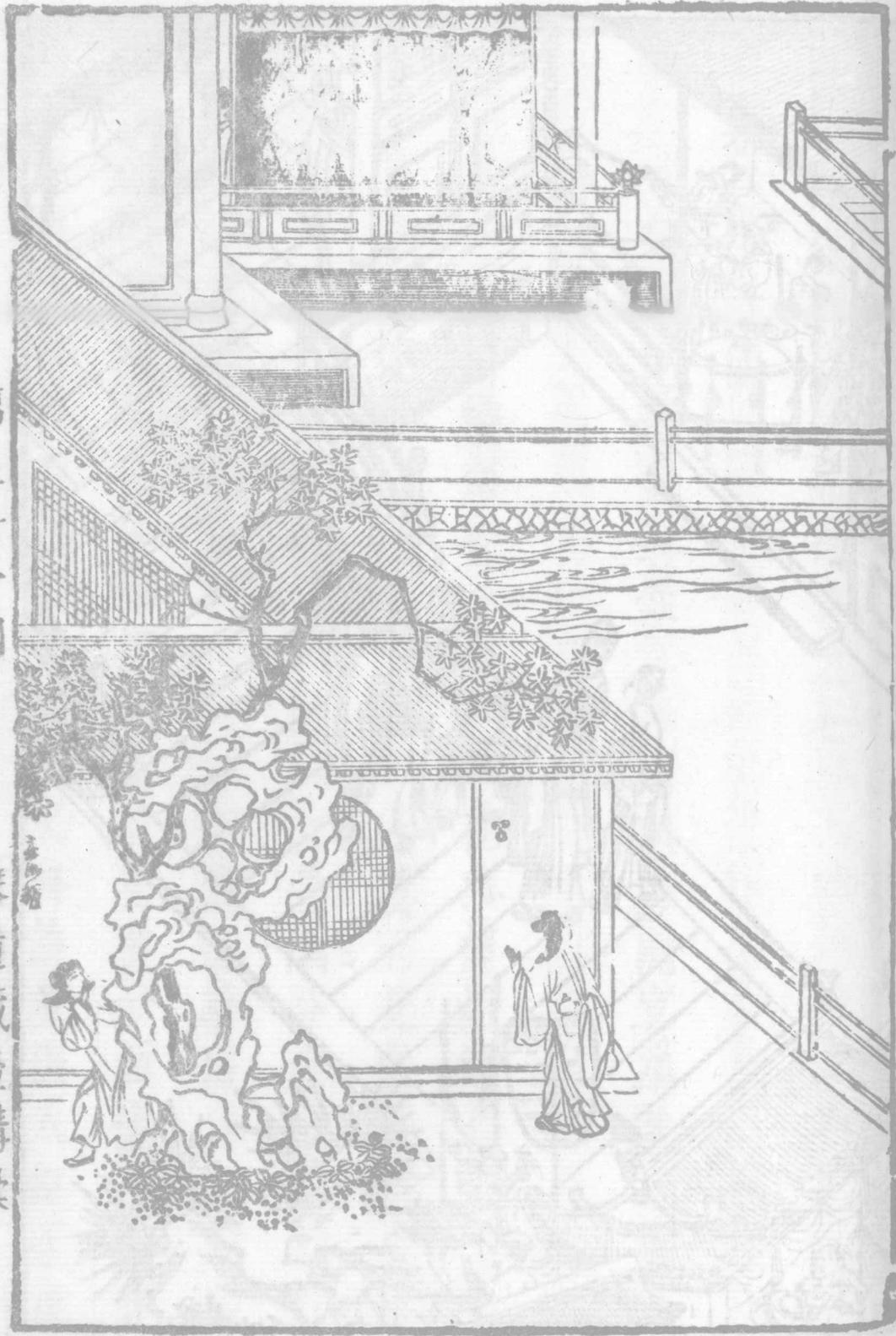
眉尖出喜向腮邊笑臉生便把朝廷明降拿到後邊與吳月娘衆人觀看說太師老爺擡舉我陞我做金吾衛副千戶居五品大夫之職你頂受五花官誥做了夫人又把吳主管携帶做了驛丞來保做了鄆王府校尉吳神仙相我不少紗帽戴有平地登雲之喜今日果然不上半月兩樁喜事都應驗了又對月娘說李大姐養的這孩兒甚是脚硬到三日洗了三就起名叫做官哥兒罷來保進來與月娘衆人磕頭說了回話分付明日早把文書下到提刑所衙門裡與夏提刑知會了吳主管明日早下文書到本縣作辭西門慶回家去了到次日洗三畢衆親隣朋友一槩

都知西門慶第六箇娘子新添了娃兒未過三日就有如  
此美事官祿臨門平地做了千戶之職誰人不來趨附送  
禮慶賀人來人去一日不斷頭常言時來誰不來時不來  
誰來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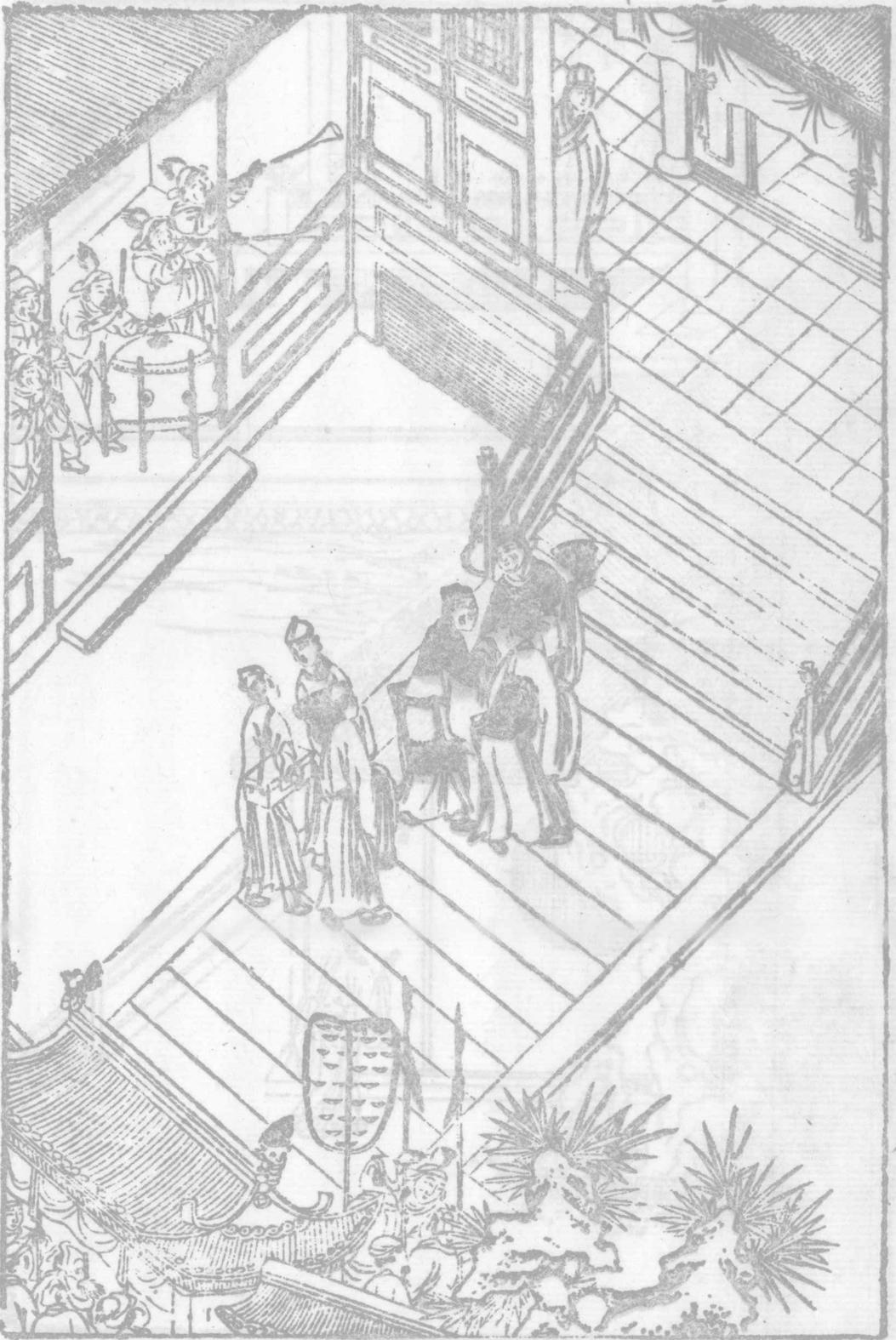
時來頑鐵有光輝

運退真金無艷色。

（此處為書中正文，因字跡模糊，內容難以辨認，僅能依稀看出部分字樣。）



琴童藏壺



西門開晏為歡

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卷之七

第三十一回

琴童兒藏壺構孽  
西門慶開宴為歡

詩曰

幽情憐獨夜  
花事復相催

欲使春心醉  
先教玉友來

濃香猶帶膩  
紅暈漸分腮

莫醒沉酣恨  
朝雲逐夢回

話說西門慶次日使來保提刑所下文書一面使人做官

帽又喚趙裁裁剪尺頭儼造圓領又叫許多匠人釘了七

八條帶、不說西門慶家中熱亂、且說吳典恩那日走到應伯爵家、把做驛丞之事、再三央及伯爵要問西門慶借銀子、上下使用許伯爵十兩銀子、相謝說着、跪在地下、慌的伯爵拉起說道、此是成人之美、犬官人攜帶你、得此前程、也不是尋常小可、因問你如今所用多少、勾了、吳典恩道、不瞞老兄說、我家活人家、一文錢也沒有、到明日上任、叅官贄見之禮、連擺酒并治衣類鞍馬、少說也得七八十兩銀子、如今我寫了一紙文書、在此也沒敢下數兒、望老兄好互扶持、小人事成、恩有重報、伯爵看了文書、因說吳二哥、你借出這七八十兩銀子來、也不勾使、依我取筆來、寫

然快... 心一... 夫只奉...

上一百兩恒是看我面不要你利錢你且得手使了到明日做了官慢慢陸續還他也不遲俗語說得好借米下得鍋討米下不得鍋○先○開○賴○債○門○哄了一日是兩晌吳典恩聽了謝了又

謝于是把文書上填寫了一百兩之數兩箇吃了茶一同起身來到西門慶門首平安見通報了二人進入裡面見有許多裁縫匠人七手八脚做生活西門慶和陳敬濟在穿廊下看着寫見官手本揭帳見二人作揖讓坐伯爵問道哥的手本劄付下了不曾西門慶道今早使小价往提刑府下劄付去了還有東平府并本縣手本如今正要叫賁四去下說畢畫童兒拿上茶來吃畢茶那應伯爵並不

先只奉承  
暢其歡心  
心一歡便  
容易打入  
絕妙騙法

○有。○竅。○  
題吳主管之事。走下來。且看匠人釘帶。西門慶見他拿起  
帶來看。就賣弄說道。你看我尋的這幾條帶如何。伯爵極  
口稱讚。誇獎說道。虧哥那裡尋的。都是一條賽一條的好  
帶。難得這般寬大。別的倒也罷了。自這條犀角帶。并鶴頂  
紅。就是滿京城拿着銀子也尋不出來。不是面獎。就是東  
京衛主老爺玉帶。金帶。空有也。沒這條犀角帶。這是水犀  
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錢。水犀號作通天犀。你不信。  
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內。分水爲兩處。此爲無價之  
寶。因問哥你使了多少銀子尋的。西門慶道。你們試估估  
價值。伯爵道。這箇有甚行款。我每怎麼估得出來。西門慶

握西門慶  
先開口尤  
妙

請恩訟德  
說得人快  
甚不用不  
借哄騙財  
主非此等  
口嘴不能

道我對你說了罷此帶是大街上王昭宣府裡的帶昨日  
一箇人聽見我這裡要巴巴來對我說我着賁四拿了七  
十兩銀子再三回了來他家還張致不肯定要一百兩伯  
爵道難得這等寬樣好看哥你到明日繫出去甚是霍綽  
就是你同僚問見了也愛誇美了一回坐下西門慶便向  
吳主管問道你的文書下了不曾伯爵道吳二哥正爲要  
下文書今日巴巴的央我來激煩你蒙你照顧他往東京  
押生辰担雖是太師與了他這箇前程就是你擡舉他一  
般也是他各人造化說不的一品至九品都是朝廷臣子  
但他告我說如今上任見官擺酒并治衣服之類共要許

○以○插○入○情○分○

多銀子使那處活變去一客不煩二主沒奈何哥看我面  
 有銀子借與他幾兩率性調濟了這些事兒他到明日做  
 上官就啣環結草也不敢忘了哥大恩休說他舊在哥門  
 下出入就是外京外府官吏哥也不知拔濟了多少○好○口○角○不然  
 你教他那裡區處去因說道吳二哥你拿出那符兒來與  
 你大官人瞧這吳典恩連忙向懷中取出遞與西門慶觀  
 看見上面借一百兩銀子中人就是應伯爵每月利行五  
 分西門慶取筆把利錢抹了說道既是應二哥作保你明  
 日只還我一百兩本錢就是了料你上下也得這些銀  
 子攪纏于是把文書收了纔待後邊取銀子去忽有夏提

刑拿帖兒差了一名寫字的拿手本三班送了十二名排  
是武官行徑  
軍來答應就問討上任日期討問字號衙門同僚具公禮  
來賀西門慶教陰陽徐先生擇定七月初二日辰時到任  
拿帖兒回夏提刑賞了寫字的五錢銀子正打發出門去  
了只見陳敬濟拿着一百兩銀子出來教與吳主管說吳  
二哥你明日只還我本錢便了那吳典恩一面接銀在手  
叩頭謝了西門慶道我不留你坐罷你家中執你的事去  
留下應二哥我還和你說句話兒那吳典恩拿着銀子歡  
喜出門看官聽說後來西門慶死了家中時敗勢衰吳月  
娘守寡被平安兒偷盜出解當庫頭面在南瓦子裡宿娼

被吳驛丞拿住，痛刑拶打，教他指攀月娘與玳安有奸，要羅織月娘出官。恩將仇報，此係後事。表過不題。正是：

不結子花休要種

無義之人不可交

那時賁四往東平府，并本縣下了手本。來回話，西門慶留他和應伯爵陪陰陽。徐先生擺飯，正吃着飯，只見吳大舅來拜望。徐先生就起身，良久應伯爵也作辭出門。來到吳主管家，吳典恩早封下十兩保頭錢，雙手遞與伯爵。磕下頭去。伯爵道：「若不是我，實、實、病、他那等取巧說着，他會勝不肯借與你。」吳典恩辭謝了伯爵，治辦官帶衣類，擇日見官上任。不題。那時本縣正堂李知縣，會了四衙同僚，差人送羊酒賀。

禮來又拿帖兒送了一名小郎來答應年方一十八歲本貫蘇州府常熟縣人喚名小張松原是縣中門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又識字會寫善能歌唱南曲穿着青綃直裰涼鞋淨襪西門慶一見小郎伶俐滿心歡喜就拿拜帖回覆李知縣留下他在家答應改換了名字叫作書童兒與他做了一身衣服新靴新帽不教他跟馬教他專管書房收禮帖拿花園門鑰匙祝實念又舉保了一箇十四歲小廝來答應亦改名棋童每日派定和琴童兒兩箇背書袋夾拜帖匣跟馬到了上任日期在衙門中擺大酒席桌面出票拘集三院樂工承應吹打彈唱此時

鋪叙中隱  
隱寫出小  
人負且乘  
光景

李銘也夾在中間來了後堂飲酒日暮時分散歸每日騎  
着大白馬頭戴烏紗身穿五彩酒線揉頭獅子補子員領  
四指大寬萌金茄楠香帶粉底皂靴排車唱道張打着大  
黑扇前呼後擁何止十數人跟隨在街上搖擺上任回來  
先拜本府縣帥府都監并清河左右衛同僚官然後親朋  
隣舍何等榮耀施爲家中收禮接帖子一日不斷正是

白馬紅纓色色新

不來親者強來親

時來頑鐵生光彩

運去良金不發明

西門慶自從到任以來每日坐提刑院衙門中陞廳盡卯  
問理公事光陰迅速不覺李瓶兒坐褥一月將滿吳大妗

子、二姪子、楊姑娘、潘姥姥、吳大姨、喬大戶娘子、許多親隣、堂客、女眷、都送禮來、與官哥兒做彌月、院中李桂姐、吳銀兒、見西門慶做了提刑所千戶、家中又生了子、亦送大禮、坐轎子來慶賀、西門慶那日、在前邊大廳上、擺設筵席、請堂客飲酒、春梅、迎春、玉簫、蘭香、都打扮起來、在席前斟酒、執壺、原來西門慶每日從衙門中來、只到外邊廳上、就脫了衣服、教書童疊了、安在書房中、止帶着冠帽、進後邊去、到次日起來、旋使、往、往、自、開、端、丫鬟來書房中取、新近收拾大廳西廂房一間、做書房、內安牀几、桌椅、屏幃、筆硯、琴書之類、書童兒、晚夕只在牀脚踏板上鋪着鋪睡、西門慶或在那房裡

歌早辰就使出那房裡丫鬟來前邊取衣服取來取去不  
想這小郎本是門子出身生的伶俐清俊與各房丫頭打  
牙犯嘴慣熟于是暗和上房裡玉簫兩箇嘲戲上了那日  
也是合當有事這小郎正起來在窓戶臺上攔着鏡兒梳  
頭拿紅繩扎頭髮不料玉簫推開門進來看見說道好賊  
囚你這咱還描眉畫眼的爹吃了粥便出來書童也不理  
只顧扎包髻兒玉簫道爹的衣服疊了在那裡放着哩書  
童道在牀南頭安放着哩玉簫道他今日不穿這一套分  
付我教問你要那件玄色圓金補子絲布員領玉色襯衣  
穿書童道那衣服在廚櫃裡我昨日纔收了今日又要穿

了頭意  
態茫然

愛香袋正  
是愛漢子

他姐你自開門取了去，那玉簫且不拿衣服，走來跟前，看  
 着他扎頭，戲道：「惟賊囚也，像老婆般，拿紅繩扎着頭兒，梳  
 的鬢虛籠籠的。」因見他白滾紗漂白布汗掛兒上繫着一  
 箇銀紅紗香袋兒，一箇綠紗香袋兒，就說道：「你與我這箇  
 銀紅的罷。」書童道：「人家箇愛物兒，你就要。」玉簫道：「你小廝  
 家帶不的這銀紅的，只好我帶。」書童道：「早是這箇罷了，儻  
 要是箇漢子兒，你也愛他罷。」被玉簫故意向他肩膀上擰  
 了一把，說道：「賊囚，你夾道賣門神，看出來的好畫兒，不繇  
 分說，把兩箇香袋子等不的解，都揪斷繫兒，放在袖子內。」  
 書童道：「你好不尊貴，把人的帶子也揪斷。」被玉簫發訕一

拳一把戲打在身上，打的書童急了，說：「姐，你休鬼混，我待我扎上這頭髮着。」玉簫道：「我且問你，沒聽見爹今日往那去？」書童道：「爹今日與縣中華主簿老爹送行，在皇庄薛公公那裡擺酒來家，只怕要下午時分。」又聽見會下應二叔今日兌銀子，要買對門喬大戶家房子，那裡吃酒罷了。」玉簫道：「等住，回你休往那去了，我來和你說話。」書童道：「我知道。」玉簫於是與他約會，下纔拿衣服往後邊去了。少頃，西門慶出來，就叫書童分付在家別往那去了，先寫十二箇請帖兒，都用大紅紙封套，二十八日請官客吃慶官哥兒酒，教來興兒買辦東西，添廚役茶酒，預備桌面齊整，玳安

和兩名排軍送帖兒叫唱的留下琴童兒在堂客面前管酒分付畢西門慶上馬送行去了吳月娘衆姊妹請堂客到齊了先在捲棚擺茶然後大廳上屏開孔雀禰隱芙蓉上坐席間叫了四箇妓女彈唱果然西門慶到午後時分來家家中安排一食盒酒菜邀了應伯爵和陳敬濟兌了七百兩銀子往對門喬大戶家成房子去了堂客正飲酒中間只見王簫拿下一銀執壺酒并四箇梨一箇杯子逕來廂房中送與書童兒吃推開門不想書童兒不在裡面恐人看見連壺放下就出來了可霎作恠琴童兒正在上邊看酒冷眼駿見王簫進書房去半日出來只知有書童

兒在裡邊三不知，忖進去瞧，不想書童兒外邊去，不曾進來。一壺熱酒和菓子，還放在牀底下。這琴童連忙把菓子藏在袖裡，將那一壺酒影着身子，一直提到李瓶兒房裡。只見奶子如意兒和綉春在屋裡看哥兒，琴童進門，就問：「如在那裡？」綉春道：「他在上邊與娘斟酒哩。」你問他怎的？琴童道：「我有箇好的兒，教他替我收着。」綉春問他甚麼，他又不要出來。正說着，迎春從上邊拿下一盤子燒鵝肉，一碟玉米面玫瑰菓餡蒸餅兒，與奶子吃。看見便道：「賊囚，你在这里笑甚麼？不在上邊看酒？」那琴童方纔把壺從衣裳底下拿出來，教迎春姐你與我收了。迎春道：「此是上邊篩。」

酒的執壺你平白拿來做甚麼琴童道姐你休管他此是上房裡玉簫和書童兒小厮七箇八箇偷了這壺酒和些柑子梨送到書房中與他吃我趕眼不見戲了他的來你只與我好生收着隨問甚麼人來抓尋休拿出來我且拾了白財兒着因把梨和柑子掏出來與迎春瞧迎春道等住回抓尋壺反亂你就承當琴童道我又沒偷他的壺各人當場者亂隔壁心寬管我腿事說畢揚長去了迎春把壺藏在裡間桌上不題至晚酒席上人散查收家火少了一把壺玉簫往書房中尋那裡得來問書童說我外邊有事去不知道那玉簫就慌了。一。口。推。在。小。玉。身。上。小。玉。

罵道、昏昏了。你這淫婦。我後邊看茶。你抱着執壺在席上  
與娘斟酒。這回不見了壺兒。你來賴我。向各處都抓尋不  
着。良久。李瓶兒到房來。迎春如此這般。告訴琴童兒拿了  
一把進來。教我替他收着。李瓶兒道。這囚根子。他做甚麼  
拿進來。後邊爲這把壺。好不反亂。玉簫推小玉。小玉推玉  
簫。急得那大丫頭。賭身發咒。只是哭。你趁早還不快送進  
去哩。遲回。晉情就賴在你這小淫婦兒身上。那迎春方纔  
取出壺。送入後邊來。後邊玉簫和小玉兩箇。正嚷到月娘  
面前。月娘道。賊臭肉。還敢嚷些甚麼。你每管着那一門兒。  
把壺不見了。玉簫道。我在上邊跟着娘送酒。他守着銀器。

金蓮歡時  
譏刺無一

字不韻趣  
動人一至

瓶兒生子  
後便強口

硬舌愈掛  
詆愈使人

家火不見了如今賴我小玉道大妗子要茶我不往後邊  
替他取茶去你抱着執壺兒怎的不見了敢屁股大吊了  
心也怎的月娘道今日席上再無閑雜人怎的不見了東  
西等住回你主子來沒這壺管情一家一頓正亂着只見  
西門慶自外來問因甚嚷亂月娘把不見壺一節說了一  
遍西門慶道慢慢尋就是了平白嚷的是些甚麼潘金蓮  
道若是吃一遭酒不見了一把不嚷亂你家是王十萬頭  
醋不酸到底兒薄看官聽說金蓮此話譏諷李瓶兒首先  
生孩子滿月就不見了壺也是不吉利西門慶明聽見只  
不做聲只見迎春送壺進來玉簫便道這不是壺有了月

愛愈爭寵  
愈使人憎  
一味心忙  
情急無忌  
憚矣作者  
傳神至此

娘問迎春這壺端的往那裡來迎春悉把琴童從外邊拿  
到我娘屋裡收着不知在那裡來月娘因問琴童兒那奴  
才如今在那裡玳安道他今日該獅子街房子裏上宿去  
了金蓮在旁不覺鼻子裡笑了一聲西門慶便問你笑怎  
的。金蓮道琴童兒是他家人放壺他屋裡想必耍瞞昧這  
把壺的意思要叫我使小廝如今叫將那奴才來老實打  
着問他箇下落不然頭裡就賴着他那兩箇正是走殺金  
剛坐殺佛西門慶聽了心中大怒睜眼○看着金蓮說道依  
着你恁說起來莫不李大如他愛這把壺○既有了丟開手  
就是了只管亂甚麼那金蓮把臉羞的飛紅了便道誰說

姐。姐。手。裡。沒。錢。說。畢。走。過。一。邊。使。性。兒。去。了。西。門。慶。就。有  
陳。敬。濟。進。來。說。話。金。蓮。和。孟。玉。樓。站。在。一。處。罵。道。恁。不。逢  
好。死。三。等。九。做。賊。強。盜。這。兩。日。作。死。也。怎。的。自。從。養。了。這  
種。子。拾。似。生。了。太。子。一。般。見。了。俺。每。如。同。生。剎。神。一。般。越  
發。通。沒。句。好。話。兒。說。了。行。動。就。睜。着。兩。箇。毬。窩。嚨。嚨。嚨。人。  
誰。不。知。姐。姐。有。錢。明。日。慣。的。他。每。小。厮。丫。頭。養。漢。做。賊。把  
人。合。遍。了。也。休。要。管。他。說。着。只。見。西。門。慶。與。陳。敬。濟。說。了  
一。回。話。就。往。前。邊。去。了。孟。玉。樓。道。你。還。不。去。他。管。情。往。你  
屋。裡。去。了。金。蓮。道。可。是。他。說。的。有。孩。子。屋。裡。熱。鬧。俺。每。沒  
孩。子。的。屋。裡。冷。清。正。說。着。只。見。春。梅。從。外。來。玉。樓。道。我。說。

之怒令人  
絕倒可見  
當場惱怒  
皆旁觀所  
笑

金瓶梅

他往你屋裡去了，你還不信，這不是春梅叫，你來了，一面  
叫過春梅來問，春梅道：我來問玉簫要汗巾子來，玉樓問  
道：你爹在那裡？春梅道：爹往六娘房裡去了，這金蓮聽了，  
心上如撩上一把火，相似罵道：賊強人，到明日永世千年  
就跌折脚，也別要進我那屋裡，踹踹門檻兒，教那牢拉的  
囚根子，把懷子骨搥折了，玉樓道：六姐，你今日怎的下恁  
毒口，咒他金蓮道：不是這等說，賊三寸貨強盜，那鼠腹鷄  
腸的心兒，只好有三寸大，一般都是你老婆，無故只是多  
有了這點尿胞種子罷了，難道怎麼樣兒的，做甚麼恁擡  
一箇滅一個，把人躡到泥裡，正是

大風刮倒梧桐樹

自有旁人說短長

這裡金蓮使性兒不題，且說西門慶走到前邊，薛太監差  
了家人送了一罈肉酒，一牽羊，兩疋金段，一盤壽桃，一盤  
壽麵，四樣嘉餅。一者祝壽，二者來賀。西門慶厚賞來人，打  
發去了。到後邊，有李桂姐、吳銀兒兩箇拜辭要家去。西門  
慶道：「你每兩箇再住一日兒。」到二十八日，我請許多官客  
有院中雜耍扮戲的，教你二位只管遞酒。桂姐道：「既留下  
俺，每我教人家去回媽聲，放心些。」于是把兩人轎子都打  
發去了。不在話下。次日西門慶在大廳上，錦屏羅列綺席，  
鋪陳請官客飲酒。因前日在皇庄見官磚廠劉公公，故與

薛內相都送了禮來，西門慶這裡發柬請他，又邀了應伯爵謝希大，兩箇相陪。從飯時二人衣帽齊整，又早先到了。西門慶讓他在捲棚內待茶，伯爵因問今日哥席間請那幾客。西門慶道有劉薛二內相、帥府周大人，都監荆南江，敝同僚夏提刑、團練張總兵、衛上范千戶、吳大哥、吳二哥、喬老便今日使人來回，不來，連二位通只數客。說畢，適有吳大舅二舅到，作了揖，同坐下。左右放桌，見擺飯吃畢，應伯爵因問哥兒滿月抱出來，不曾西門慶道也是因衆堂客要看，房下說且休教孩兒出來，恐風試着他。他妹子說不妨，事教妹子用被裹出來，他大媽屋裡走了，遭應了箇

日子兒就進屋去了。伯爵道：「那日，嫂子這裡請去房下，也要來走走。百忙裡舊疾又舉發了，起不得炕兒，心中急的要不的。如今趁人未到，哥倒好說聲，抱哥兒出來，俺每同看一看。西門慶一面分付後邊慢慢抱哥兒出來，休要說着他，對你娘說。」大舅二舅在這裡，和應二爹謝爹要看看。月娘教妹子如意兒用紅綾小被兒裹的緊緊的，送到捲棚角門首。玳安兒接抱到捲棚內，衆人觀看。官哥兒穿着大紅段毛衫兒，生的面白唇紅，甚是富態，都誇獎不已。吳大舅二舅與希大，每人袖中掏出一方錦段兜肚，上帶着一箇小銀墜兒，惟應伯爵是一柳五色線，上穿着十數

文長命錢教與玳安兒好生抱回房去休要驚說哥兒說

○雖○油○嘴○却○妙○

道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箇戴紗帽胚胞兒西門慶大喜

作揖謝了說話中間忽報劉公公薛公公來了慌的西門

慶穿上衣儀門迎接二位內相坐四人轎穿過肩蝶纓鎗

排隊喝道而至西門慶先讓至大廳上拜見叙禮接茶落

後周守備荆都監夏提刑等衆武官都是錦綉服藤棍大

扇軍牢喝道須臾都到了門首黑壓壓的許多伺候裡面

鼓樂喧天笙歌迭奏西門慶迎入與劉薛二內相相見廳

正面設十二張卓席西門慶就把盞讓坐劉薛二內相再

三讓遜道還有列位只見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齒德俱

尊常言三歲內宦居冠王公之上這箇自然首坐何消泛  
講彼此讓遜了一回薛內相道劉哥既是列位不肯誰爲  
東家咱坐了罷于是羅圈唱了箇讚打了恭劉內相居左  
薛內相居右每人膝下放一條手巾兩箇小廝在旁打扇  
就坐下了其次者纔是周守備荆都監衆人須臾階下一  
派簫韶動起樂來當日這筵席說不盡食烹異品菓獻時  
新須臾酒過五巡湯陳三獻教坊司俳官簇擁一段笑樂  
院本上來正是

百宝粧腰帶

珍珠絡臂鞦

笑時能近眼

舞罷錦纏頭

笑院本扮完下去，就是李銘吳惠兩箇小優兒上來彈唱

一箇攪箏，一箇琵琶。周守備先舉手讓兩位內相說：老太

監分付賞他二人唱那套詞兒。劉太監道：列位請先。周守

備道：老太監自然之理，不必過謙。劉太監道：兩箇子弟唱

箇嘆浮生有如一夢裡。周守備道：老太監此是歸隱嘆世

之辭。今日西門大人喜事，又是華誕，唱不的。劉太監又道

你會唱。雖不是八位中紫綬臣官領的六宮中金釵女。周

守備道：此是陳琳抱粧盒雜記。今日慶賀唱不的。薛太監

道：你叫他二人上來，等我分付他。你記的普天樂想人生

最苦是離別。夏提刑大笑道：老太監此是離別之詞，越發

看者只知

老太監三

的題情語

面笑不知

忙者借老

太監懷語

一笑歎盡

西門慶之

一身事業

多而心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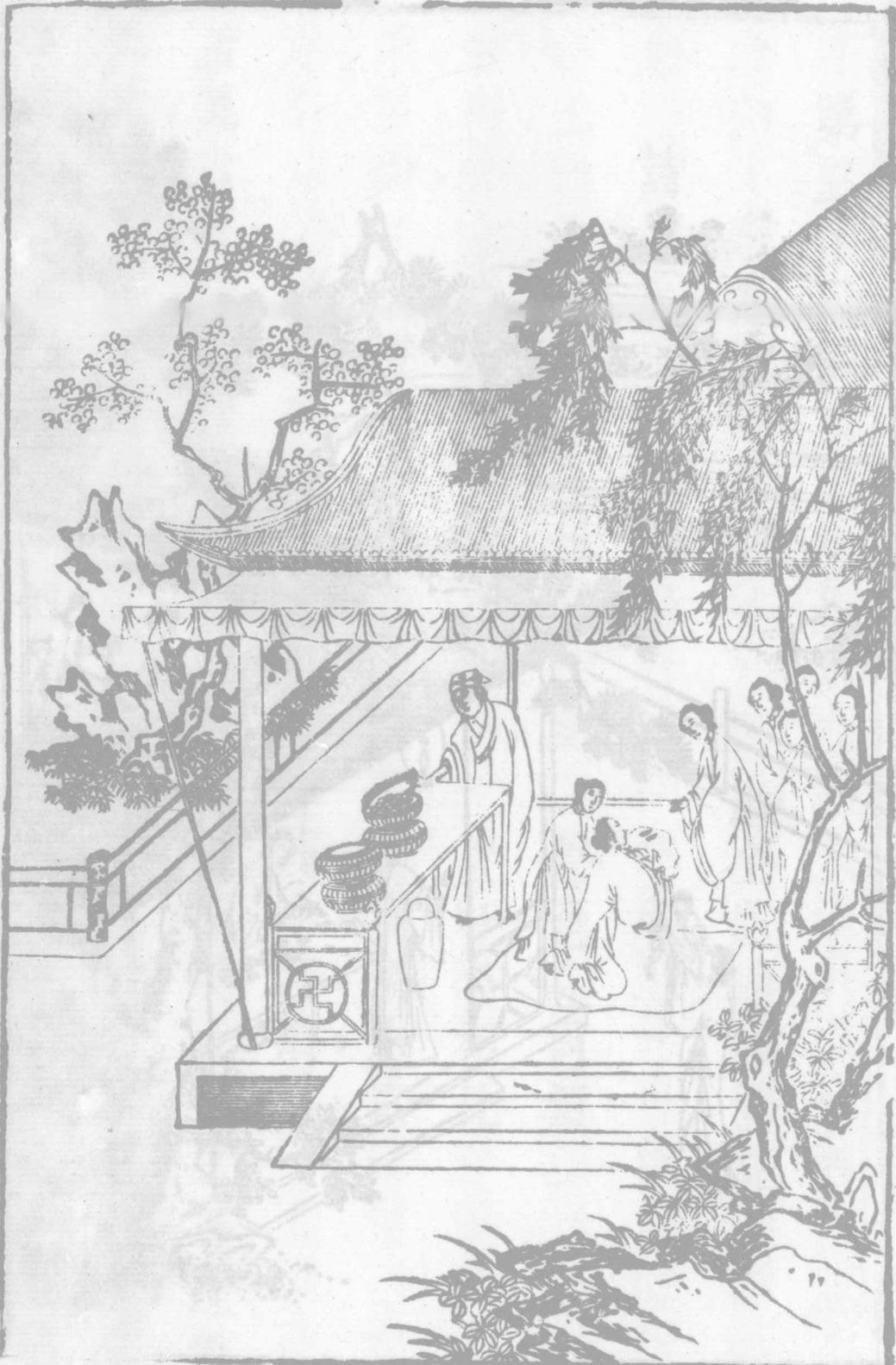
普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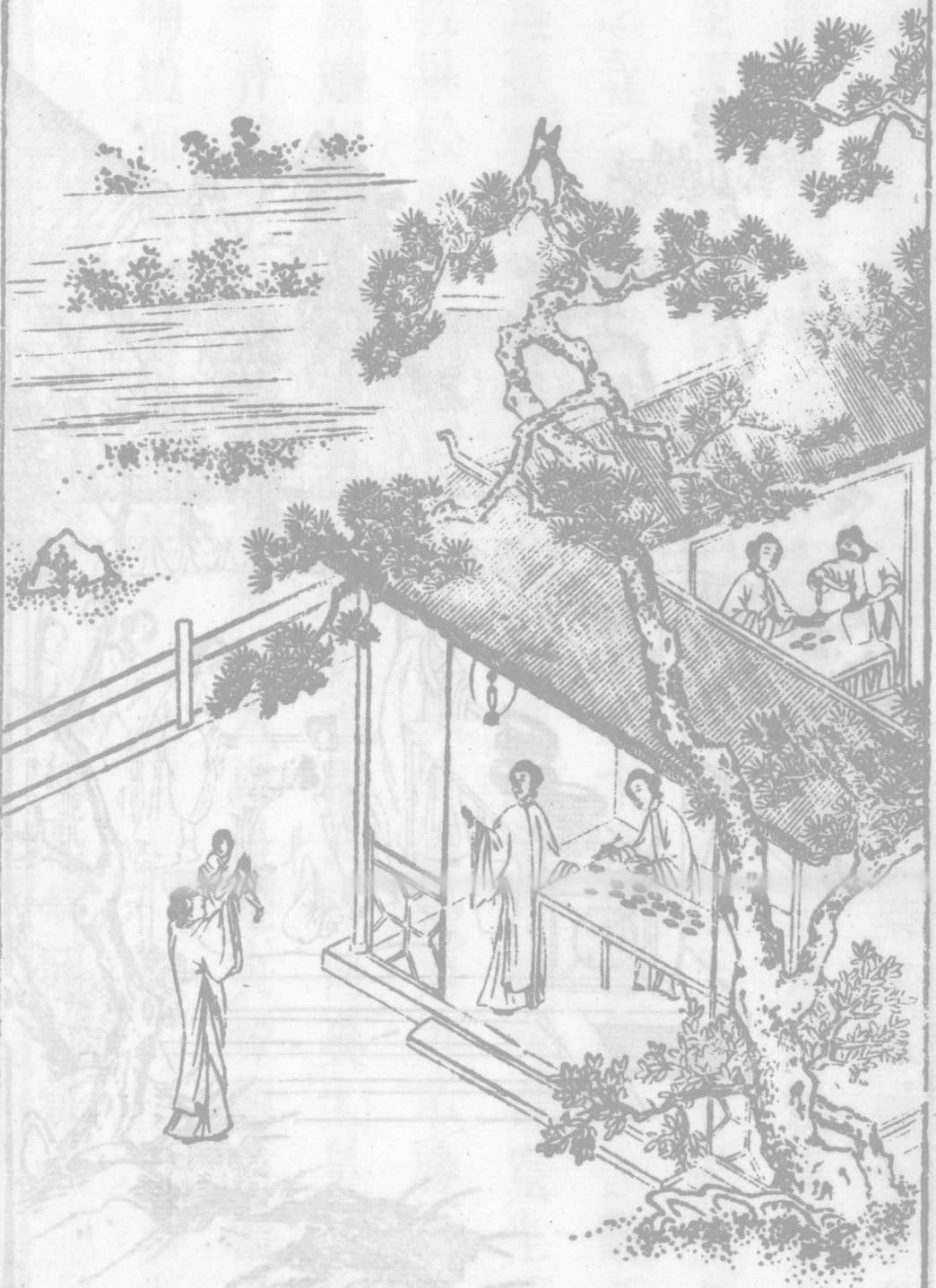
使不的薛太監道俺每內官的營生只曉的答應萬歲爺  
不曉得詞曲中滋味憑他每唱罷夏提刑終是金吾執事  
人員倚仗他刑名官遂分付你唱套三十腔今日是你西  
門老爹加官進祿又是好日子又是弄璋之喜宜該唱這  
套薛內相問怎的是弄璋之喜想周守備道二位老太監此  
日又是西門大人公子彌月之辰俺每同僚都有薄禮慶  
賀薛內相道這等因向劉太監道劉家咱每明日都補禮  
來慶賀西門慶謝道學生生一豚犬不足爲賀到不必老  
太監費心說畢喚玳安裡邊叫出吳銀兒李桂姐席前遞  
酒兩箇唱的打扮出來花枝招展望上插燭也似磕了四

箇頭兒起來，執壺斟酒，逐一敬奉。兩箇樂工，又唱一套新詞，歌喉宛轉，真有遶梁之聲。當夜前歌後舞，錦簇花攢，直飲至更餘時分。薛內相方纔起身，說道：「生等一者過蒙盛情，二者又值喜慶，不覺留連暢飲，十分擾極。學生告辭，西門慶道：「杯茗相邀，得蒙光降，頓使蓬華增輝，幸再寬坐片時，以畢餘興。」衆人俱出位，說道：「生等深擾，酒力不勝，各躬身施禮相謝。」西門慶再三款留不住，只得同吳大舅、二舅等，一齊送至大門，一派鼓樂喧天，兩邊燈火燦爛，前遮後擁，喝道而去。正是：得多少。

歌舞歡娛嫌日短

故燒高燭照紅粧





潘金蓮懷嫉驚兒

第三十二回

李桂姐趨炎認女大魁潘金蓮懷嫉驚兒

詩曰

牛馬鳴上風

聲應在同類

小人非一流

要呼各相比

吹彼壖與麓

翁翁騁志意

願遊廣漠鄉

舉手謝時輩

話說當日眾官飲酒席散西門慶還留吳大舅二舅應伯

爵謝希大後坐打發樂工等酒飯吃了分付你每明日還

來答應一日我請縣中四宅老爹吃酒俱要齊備些臨了

一總賞你每罷衆樂工道小的每無不用心明日都是官  
樣新衣服來答應吃了酒飯磕頭去了良久李桂姐吳銀  
兒搭着頭出來笑嘻嘻道爹晚了轎子來了俺每去罷應  
伯爵道我兒你倒且是自在二位老爹在這裡不說唱箇  
曲兒與老舅聽就要去罷桂姐道你不說這一聲兒不當  
啞狗賣俺每兩日沒往家裡去媽不知怎麼盼哩伯爵道  
盼怎的玉黃李子兒拍了一塊兒去了西門慶道也罷教  
他兩箇去罷本等連日辛苦了咱叫李銘吳惠唱罷問道  
你吃了飯了桂姐道剛纔大娘留俺每吃了于是齊磕頭  
下去西門慶道你二位後日還來走走再替我叫兩箇不

拘鄭愛香兒也罷韓金釧兒也罷我請親朋吃酒伯爵道  
造化了小淫婦兒教他叫又討提錢使桂姐道你又不是  
架兒你怎曉得恁切說畢笑的去伯爵因問哥後日請  
誰西門慶道那日請喬老二位老舅花大哥沈姨夫并會  
中列位兄弟歡樂一日伯爵道說不得俺每打攪得哥忒  
多了到後日俺兩箇還該早來與哥做副東西門慶道此  
是二位下顧了說畢話李銘吳惠拏樂器上來唱了一套  
吳大舅等衆人方一齊起身一宿晚景不題到次日西門  
慶請本縣四宅官員那日薛內相來的早西門慶請至捲  
棚內待茶薛內相因問劉家沒送禮來西門慶道劉老太

監送過禮了良久薛內相要請出哥兒來看一看我與他  
添壽西門慶推卻不得只得教玳安後邊說去抱哥兒出  
來不一時養娘抱官哥送出到角門首玳安接到上面薛  
內相看見只顧喝采好箇哥兒便叫小廝在那裡須臾兩  
個青衣家人戠金方盒拏了兩盒禮物烟紅官段一疋福  
壽康寧鏤金銀錢四個追金瀝粉絲畫壽星博郎鼓兒一  
個銀八寶貳兩說道窮內相沒什麼這些微禮兒與哥兒  
耍子西門慶作揖謝道多蒙老公公費心看畢抱哥兒回  
房不題西門慶陪着吃了茶就先擺飯剛纔吃罷忽報四  
宅老爹到了西門慶忙整衣冠出二門迎接乃是知縣李

分門假做  
得甚真自

達天并縣丞錢成主簿任廷貴典史夏恭基各先投拜帖  
然後廳上叙禮請薛內相出見衆官讓薛內相坐首席席  
間又有尚舉人相陪分賓坐定普坐遞了一巡茶少頃塔  
下鼓樂响動笙歌擁奏遞酒上坐教坊呈上揭帖薛內相  
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又隊舞數回十分齊整薛內相  
心中大喜喚左右拏兩弔錢出來賞賜樂工不說當日衆  
官飲酒至晚方散且說李桂姐到家見西門慶做了提刑  
官與虔婆鋪謀定計次日買了四色禮做了一雙女鞋教  
保兒挑着盒担絕早坐轎子先來要拜月娘做乾娘進來  
先向月娘笑嘻嘻拜了四雙八拜然後纔與他姑娘和西

門慶磕頭把月娘哄的滿心歡喜說道前日受了你媽的重禮今日又教你費心買這許多禮來桂姐笑道媽說爹如今做了官比不得那咱常往裏邊走我情愿只做乾女兒罷圖親戚來往宅裡好走動月娘忙教他脫衣服坐的因問吳銀姐和那兩箇怎的還不來桂姐道吳銀兒我昨日會下他不知怎的還不見來前日爹分付教我叫了鄭愛香兒和韓金釧兒我來時他轎子都在門首咱不也待來言未了只見銀兒和愛香兒又與一箇穿大紅紗衫年小的粉頭提着衣裳包兒進來先望月娘磕了頭吳銀兒看見李桂姐脫了衣裳坐在炕上說道桂姐你好人兒不

等俺每等兒就先來了。桂姐道：我等你來。媽見我的轎子在門首，說道：只怕銀姐先去了，你快去罷。誰知你每來的遲。月娘笑道：也不遲。因問這位姐兒上姓。吳銀兒道：他是韓金釧兒的妹子。玉釧兒不一時小玉放桌兒擺了八碟茶食兩碟點心，打發四箇唱的吃了。那李桂姐賣弄他是月娘的乾女兒，坐在月娘炕上，和玉簫兩箇剝菓仁兒裝菓盒。吳銀兒三箇在下邊杌兒上一條邊坐的那桂姐一徑抖搜精神。一回叫玉簫姐，累你有茶倒一甌子來我吃。一回又叫小玉姐，你有水盛些來我洗這手。那小玉真箇拿錫盆，昏了水與他洗手。吳銀兒衆人都看的睜睜的，不

更促恰

敢言語。桂姐又道：銀姐你三箇拿樂器來唱箇曲兒與娘聽。我先唱過了。月娘和李嬌兒對面坐着。吳銀兒見他這般說，只得取過樂器來。當下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在旁隨唱。唱了一套八聲甘州花遮翠擁，須臾唱畢，放下樂器。吳銀兒先問月娘：爹今日請那幾位官客吃酒？月娘道：你爹今日請的都是親朋。桂姐道：今日沒有那兩位公公。月娘道：今日沒有昨日也。只薛內相一位，那姓劉的沒來。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慣頑，把人指擗的，寬也沒了。月娘道：左有是箇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

不、宜、說、

人慌正說着只見玳安兒進來取菓盒見他四箇在屋裡

坐着說道客已到了半七八待上坐你每還不快收拾

上去月娘便問前邊有誰來了玳安道喬大爹花大爹大

舅二舅謝爹都來了這一日了桂姐問道今日有應二花

子和祝麻子二人沒有玳安道會中十位一箇兒也不少

應二爹從辰時就來了爹使他有勾當去了便道就來也

桂姐道爺噤遭遭兒有這起攬刀子的又不知纏到多早

晚我今日不出去寧可在屋裡唱與娘聽罷玳安道你倒

且是自在性兒拿出菓盒去了桂姐道娘還不知道這祝

麻子在酒席上兩片子嘴不住只聽見他說話饒人那等

只要高銀  
兒三人未  
必為伯爵  
發也  
單題祝麻  
千孫寡嘴

便隱隱伏  
後被拿一  
案

金瓶梅

五

罵○着○他○還○不○理○他○和○孫○寡○嘴○兩○箇○好○不○涎○臉○鄭○愛○香○兒○道  
常○和○應○二○走○的○那○祝○麻○子○他○前○日○和○張○小○二○官○兒○到○俺○那  
裡○拿○着○十○兩○銀○子○要○請○俺○家○妹○子○愛○月○兒○俺○媽○說○他○纔○教  
南○人○梳○弄○了○還○不○上○一○箇○月○南○人○還○沒○起○身○我○怎○麼○好○留  
你○說○着○他○再○三○不○肯○纏○的○媽○急○了○把○門○倒○插○了○不○出○來○見  
他○那○張○一○官○兒○好○不○有○錢○騎○着○大○白○馬○四○五○箇○小○廝○跟○隨  
坐○在○俺○每○堂○屋○裡○只○顧○不○去○急○的○祝○麻○子○直○撮○兒○跪○在○天  
井○內○說○道○好○友○請○出○媽○來○收○了○這○銀○子○只○教○月○姐○兒○一○見  
待○一○盃○茶○兒○俺○每○就○去○把○俺○每○笑○的○要○不○的○只○像○告○水○災  
的○好○箇○涎○臉○的○行○貨○子○吳○銀○兒○道○張○小○二○官○兒○先○包○着○董

是○贊○語○亦○是○垂○涎

先○伴○聲○價○伏○後○脈

貓兒來，鄭愛香道：「因把貓兒的虎口內火燒了兩醮，和他丁八着好一向了。」這日纔散走了，因望着桂姐道：「昨日我在門外會見周肖兒，多上覆你，說前日同聶鉞見到你家，你不在。」桂姐使了箇眼色，說道：「我到爹宅里來，他請了俺姐姐桂卿了。」鄭愛香兒道：「你和他沒點兒相交，如何却打熱？」桂姐道：「好合的劉九兒，把他當箇孤老，甚麼行貨子，可不碓碓殺我罷了。」他爲了事出來，逢人至人說了來，嗔我不看他。媽說：「你只在俺家，俺倒買些什麼看看你，不打緊，你和別人家打熱，俺傻的不勻了。」真是硝子石，望着南兒丁口心，說着都一齊笑了。月娘坐在炕上，聽着他說道：「你

對○書○名○

每說了這一日，我不懂，不知說的是那家話。按下這裡不題，却說前邊各客都到齊了。西門慶冠冕着遞酒，眾人讓喬大戶爲首，先與西門慶把盞。只見他三箇唱的，從後邊出來，都頭上珠冠躡躡，身邊蘭麝濃香。應伯爵一見戲道：「怎的三箇零布在那裡來，攔住休放他進來。」因問東家：「李家桂兒怎不來？」西門慶道：「我不知道。」初是鄭愛香兒彈箏，吳銀兒琵琶，韓玉釧兒撥板，啓朱唇，露皓齒，先唱水仙子馬蹄金鑄就虎頭牌，一套良久，遞酒畢，喬大戶坐首席，其次者，吳大舅、二舅、花大哥、沈姨夫、應伯爵、謝希太孫寡嘴，祝實念、雲離守、常時節、白賚光、傅自新、賁第傳，共十四人。

上席八張桌兒，西門慶下席主位，說不盡歌喉宛轉舞態，  
蹁躚酒若波流，餽如山疊，到了那酒過數巡，歌吟三套之  
間，應伯爵就在席上開言說道：東家也不消教他每唱了，  
翻來弔過去，左右只是這兩套狗搥門的，誰待聽你教大  
官兒拏三箇座兒來，教他與列位遞酒，倒還強似唱。西門  
慶道：且教他孝順衆尊親兩套詞兒着，你這狗才，就這等  
搖席破坐的。鄭愛香見道：應花子你門背後放花兒等不  
到晚了。伯爵親自走下席來，罵道：惟小淫婦兒，什麼晚不  
晚，你娘那愁教玳安過來，你替他把刑法多拏了，一手拉  
着一箇都拉到席上，教他遞酒。鄭愛香見道：惟行貨子，拉

的人手腳兒不着地。伯爵道：我實和你說，小淫婦兒時光有限了，不久青刀馬過，遞了酒罷，我等不的了。謝希大便問：怎麼是青刀馬？伯爵道：寒鴉兒過了，就是青刀馬。衆人都笑了。當下吳銀兒遞喬大戶，鄭愛香兒遞吳大舅，韓玉釧兒遞吳二舅，兩分頭挨次遞將來。落後吳銀兒遞到應伯爵跟前。伯爵因問李家桂兒怎的不來。吳銀兒道：你老人家還不知道。李桂姐如今與大娘認義做乾女兒。我告訴二爹，只放在心裡，却說人弄心。前日在爹宅裡散了，都一答兒家去了。都會下了明日早來。我在家裡收拾了，只顧等他。誰知他安心早買了禮，就先來了。倒教我等到這

咱晚使丫頭往他家瞧去。說他來了。好不教媽說我。你就拜認與爹娘做乾女兒。對我說了。便怎的。莫不攬了你什麼分兒。瞞着人幹事。嗔道他頭裡坐在大娘炕上。就賣弄顯出他是娘的乾女兒。剝菓仁兒。定菓盒。拏東拏西。把俺每往下躡。我還不知道。倒是裡邊六娘。剛纔悄悄對我說。他替大娘做了一雙鞋。買了一盒菓餡餅兒。兩隻鴨子。一大副膀蹄。兩瓶酒。老早坐了轎子來。從頭至尾。告訴一遍。伯爵聽了道。他如今在這裡不出來。不打緊。我務要奈何那賊小淫婦兒出來。我對你說罷。他想必和他鴇子計較了。見你大爹做了官。又掌着刑名。一者懼怕他勢要。二者

恐進去稀了、假着認乾女兒往來、斷絕不了、這門兒親、我猜的是不是我教與你個法兒、他認大娘做乾女、你到明日也買些禮來、却認與六娘做乾女兒、就是了、你和他都還是過世你花爹一條路上的人、各進其道就是了、我說的不是、你也不消惱他、吳銀兒道、二爹說的是、我到家就對媽說、說畢、遞過酒去、就是韓玉釧兒挨着來、遞酒、伯爵道、韓玉姐起動、起動不消行禮罷、你姐姐家裡做什麼哩、玉釧兒道、俺姐姐家中有人包着哩、好些時沒出來供唱、伯爵道、我記的五月裡在你那裡打攪了、再沒見你姐姐、韓玉釧道、那日二爹怎的不肯深坐坐、老早就去了、伯

爵道不是那日我還坐坐中有兩箇人不合節又是你大  
老爹這裡相招我就先走了韓玉釧兒見他吃過一盃又  
斟出一盃伯爵道罷罷少斟些我吃不得了玉釧道二爹  
你慢慢上上過待我唱曲兒你聽伯爵道我的姐姐誰對  
你說來正可着我心坎兒常言道養兒不要虧金溺銀只  
要見景生情倒還是麗春院娃娃到明日不愁沒飯吃強  
如鄭家那賊小淫婦搔刺骨兒只躲滑兒再不肯唱鄭香  
兒道應二花子汗邪了你好罵西門慶道你這狗才頭裡  
噴他唱這回又索落他伯爵道這是頭裡帳如今遞酒不  
教他唱箇兒我有三錢銀子使的那小淫婦鬼推磨韓玉

釧兒不免取過琵琶來席上唱了箇小曲兒。伯爵因問主人今日李桂姐兒怎的不教他出來。西門慶道他今日沒來。伯爵道我纔聽見後邊唱就替他說謊。因使玳安好歹後邊快叫他出來。那玳安兒不肯動說這應二爹錯聽了。後邊是女先生郁大姐彈唱與娘每聽來。伯爵道賊小油嘴還哄我等自家後邊去叫祝實念便向西門慶道哥也罷只請李桂姐來與列位老親遞盃酒來不教他唱也罷。我曉得他今日人情來了。西門慶被這起人纏不過只得使玳安往後邊請李桂姐去。那李桂姐正在月娘上房彈着琵琶唱與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眾人聽見玳安進

來叫他便問誰使你來。玳安道：爹教我來請桂姨上去。遞一巡酒。桂姐道：娘你看爹韶刀頭裏我說不出去。又來叫我。玳安道：爹被衆人纏不過，纔使進我來。月娘道：也罷你出去。遞巡酒兒快下來就了。桂姐又問玳安：真箇是你爹叫，我便出去。若是應二花子，隨問他怎的叫，我一世也不出去。于是向月娘鏡臺前重新粧點，打扮出來。衆人看見他頭戴銀絲髮髻，周圍金釵，珠翠堆滿，上着藕絲衣裳，下着翠綾襖，尖尖趨趨一對紅鴛，粉面貼着三箇翠面花兒，一陣異香噴鼻。朝上席不端正，只磕了一箇頭，就用洒金扇兒掩面，佯羞整翠，立在西門慶面前。西門慶

分付玳安放錦杌兒在上席教他與喬大戶上酒喬大戶  
倒忙欠身道倒不消勞動還有列位尊親西門慶道先從  
你喬大爹起這桂姐于是輕搖羅袖高捧金樽遞喬大戶  
酒伯爵在傍說道喬上尊你請坐交他侍立麗春院粉頭  
供唱遞酒是他的職分休要慣了他喬大戶道二老此位  
姐兒乃是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動使我坐起不安伯  
爵道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表子了見大人做了官  
情愿認做乾女兒了那桂姐便臉紅了說道汗邪你了誰  
恁胡言謝希大道真箇有這等事俺每不曉的趁今日眾  
位老爹在此一箇也不少每人五分銀子人情都送到哥

方言隱語  
含譏帶諷  
如枝頭小  
鳥啾啾雖

這裡來與哥慶慶乾女兒伯爵接過來道還是哥做了官  
好自古不怕官只怕官這回子連乾女兒也有了到明日  
酒上些水扭出汁兒來被西門慶罵道你這賤狗才單管  
這閑事胡說伯爵道胡鉄倒打把奸刀兒哩鄭愛香正遞  
沈姨夫酒插口道應二花子李桂姐便做了乾女兒你到  
明日與大爹做箇乾兒子罷弔過來就是箇兒乾子伯爵  
罵道賊小淫婦兒你又少死得我不纏你念佛李桂姐道  
香姐你替我罵這花子兩句鄭愛香見道不要理這望江  
南巴山虎兒汗東山斜紋布伯爵道你這小淫婦道你調  
子曰見罵我我沒的說只是一味白鬼把你媽那褲帶子

不解其奇  
嬌婉自可  
聽也

也扯斷了，繇他到明日不與你箇功德，你也不怕。不把將軍爲神道，桂姐道：「咱休惹他哥兒，拏出急來了。」鄭愛香笑道：「這應二花子，今日鬼酉上車兒，推醜東瓜花兒，醜的沒時了。他原來是箇王姑來子。」伯爵道：「這小搔刺骨兒，諸人不要，只我將就罷了。」桂姐罵道：「恠攬刀子好乾淨，嘴兒擺人的牙花已攔了。」爹你還不打與他兩下子哩。你看他恁發訕。西門慶罵道：「恠狗才東西教他遞酒，你鬪他怎的？」走向席上，打了他一下。伯爵道：「賊小淫婦兒，你說你倚着漢子勢兒，我怕你，你看他叫的爹那甜。」又道：「且休教他遞酒，倒便益了他，拏過刑法來，且教他唱一套與俺每聽着。」

後邊躲了這會滑兒也勾了韓玉釧兒道二爹曹州兵備  
管的事兒寬這裏前廳花攢錦簇飲酒頑耍不題單表潘  
金蓮自從李瓶兒生了孩子見西門慶常在他房裡宿歇  
于是常懷嫉妬之心每蓄不平之意知西門慶前廳擺酒  
在鏡臺前巧畫雙蛾重扶蟬髻輕點朱唇整衣出房聽見  
李瓶兒房中孩兒啼哭便走入來問道他怎這般哭妹子  
如意兒道娘往後邊去了哥哥尋娘這等哭那潘金蓮笑  
嬉嬉的向前戲弄那孩兒說道你這多少時初生的小人  
芽兒就知道你媽媽等我抱到後邊尋你媽媽去妹子如  
意見說道五娘休抱哥哥只怕一時撒了尿在五娘身上

聆其言似  
受其實耗  
心所使有  
心人作用  
如此

金蓮道：「恁臭肉怕怎的，拏襯兒托着他，不妨事。」一面接過官哥來，抱在懷裏，一直往後去了。走到儀門首，一逕把那孩兒舉的高高的，不想吳月娘正在上房穿廊下，看着家人媳婦定添換菜碟兒。那潘金蓮笑嘻嘻看孩子，說道：「大媽媽，你做住麼哩？你說小大官兒來尋俺媽媽來了。」月娘忽擡頭看見，說道：「五姐，你說的什麼話？早是他媽媽沒在跟前，這咱晚平白抱出他來，做甚麼舉的？恁高只怕謊着他。」他媽媽在屋裡忙着手哩，便叫道：「李大姐，你出來，你家兒子尋你來了。」那李瓶兒慌走出來，看見金蓮抱着，說道：「小大官兒好好兒在屋裡，妳子抱着平白尋我怎的看？」

了、你、五、媽、身、上、尿、金、蓮、道、他、在、屋、裡、好、不、哭、着、尋、你、我、抱、  
出、他、來、走、走、這、李、瓶、兒、忙、解、開、懷、接、過、來、月、娘、引、闖、了、一、  
回、分、付、好、好、抱、進、房、裡、去、罷、休、要、謊、他、李、瓶、兒、到、前、邊、便、  
悄、悄、說、妳、子、他、哭、你、慢、慢、哄、着、他、等、我、來、如、何、教、五、娘、抱、  
到、後、邊、尋、我、如、意、兒、道、我、說、來、五、娘、再、三、要、抱、了、去、那、李、  
瓶、兒、慢、慢、看、着、他、喂、了、妳、就、安、頓、他、睡、了、誰、知、睡、下、不、多、  
時、那、孩、子、就、有、些、睡、夢、中、驚、哭、半、夜、發、寒、潮、熱、起、來、妳、子、  
喂、他、妳、也、不、吃、只、是、哭、李、瓶、兒、慌、了、且、說、西、門、慶、前、邊、席、  
散、打、發、四、箇、唱、的、出、門、月、娘、與、了、李、桂、姐、一、套、重、綃、絨、金、  
衣、服、二、兩、銀、子、不、必、細、說、西、門、慶、晚、夕、到、李、瓶、兒、房、裡、看、

孩兒因見孩兒只顧哭，便問怎麼的。李瓶兒亦不題起，金蓮抱他後邊去一節，只說道：不知怎的，睡了起來，這等哭，妳也不吃。西門慶道：你好好拍他睡，因罵如意兒不好生看哥兒，管何事，謊了他。走過後邊，對月娘說，月娘就知金蓮抱出來，謊了他，就一字沒對。西門慶說：只說我明日叫劉婆子看他看。西門慶道：休叫那老淫婦來胡針亂灸的。另請小兒科太醫來看孩兒。月娘不依他，說道：一箇剛滿月的孩子，什麼小兒科太醫。到次日，打發西門慶早往衙門中去了。使小廝請了劉婆來看，說是着了驚，與了他三錢銀子，灌了他些藥兒。那孩兒方纔得穩睡，不洋妳了。

李瓶兒一塊石頭方落地正是

滿懷心腹事

盡在不言中

